

株洲有戏

株洲讲堂

文化快评

该不该画裸体
需要的只是常识

范娜娜

近日,一家艺术自媒体在微信上上传了一组大学美术课教学照片,配文称“川美院长亲自写生示范确实厉害”。评论区关于“该不该画裸体”却讨论得热火朝天。

有网友表示,自己学校的艺术系,就因为部分家长反对、个别教师从中作梗,而取消了人体写生课。也有网友质疑,都什么年代了,还抵制人体写生教学?

都“9012年”了,难怪有人看到这条新闻,以为反对人体写作者都是家里刚通网,这么闭塞落后。

人体写生引发争议,本质上是对艺术专业缺乏了解。要知道,人体绘画是美术基本课程,是绘画专业和雕塑专业必须的基本功。一个美术生,不画裸体,不掌握人体比例、骨骼肌理,如何掌握艺术的精髓?

人体美作为自然美里的一种,作为对人、对力量、对生命的一种推崇和尊重,从肌肉到线条,从骨骼到轮廓,都值得去细细揣摩,并通过艺术的画笔去进行描绘。

在西方艺术史上,人体是艺术家时常表现的内容。国内至少在1913年,李叔同就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开始教授人体写生。今天,美术学院开设人体写生课程,更是常规的操作。四川美术学院院长茂茂在接受新闻采访时就表示:“示范人体写生没必要大惊小怪,使用人体模特也是国家允许的、科学的、合法的,也是全球范围内美术学院普遍的方式。”

葛优在《编辑部的故事》里饰演的角色李东宝有这样一句台词:“裸体一旦成为艺术,便是最圣洁的;道德一旦沦为虚伪,便是最下流的。”美术学院示范人体写生本来就是正常操作,如今却引发争议,登上热搜,这更加衬托出重申常识的重要性。外行对美术专业的人体写生产生误解,让人啼笑皆非。

动物追求性、食物和权力,但人类创造了艺术、烹饪和政治。艺术强调的是形而上的精神享受,色情强调的是形而下的肉体欲望满足。人体写生是艺术,而非色情,这种美不应该被条条框框局限,也不该将艺术与色情混为一谈。

当下,互联网将这些反对画裸体的保守声音进行了放大的传递。互联网解放了话语权,却没有起到解放社会风气的应有效果。趋向包容开放的公共舆论环境,不该被这些极端的意见引导向偏颇、狭隘的格局里。

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坦言:“学生对待模特的态度,就是把对方看作一个静物在研究,没有任何邪念。”很多美术生也留言表示,在人体写生课上都是以尊重的心态进行艺术创作。那些认为人体艺术有伤风化,恨不得满屏马赛克的想法,暴露了他们对艺术缺少了解和常识的匮乏。

投稿邮箱:
yzhy83@163.com

《十送红军》之后是什么
大型现代湘剧《云阳壮歌》的突破与坚守



现代湘剧《云阳壮歌》剧照

大型现代湘剧《云阳壮歌》日前在茶陵县云阳演艺中心(前身为茶陵县湘剧团)公演,这部由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大型舞台剧项目,虽然不是写的当代英雄模范,也不是歌颂的先进人物典型,然而,当全剧落幕时,观众都知道了,这就是完全描写身边普通民众的生活、命运、情感,表达他们的心愿、心情、心声,以及他们的所思、所想、所盼的一出戏演出的。他们用热烈的掌声表达着自己对这部剧的喜爱,表达着对剧中人物善良人性的传扬,更是表达着对茶陵这片红色热土的敬意。

突破

唱罢十送红军,可知老区往事

红军长征这段历史相信大家如数家珍,一系列文艺作品也将长征的故事不断传诵于千家万户。那首耳熟能详的歌曲《十送红军》,尽管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作,但也写出了老区人民惜别红军的过往。

然而,关于与红军惜别的老区人民,以及红军家属的故事,却成为一个空白。创作有空白,空白就需要填补。大型现代湘剧《云阳壮歌》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白;可谓是以个体的“微型叙事”指向革命的“宏大叙事”。

该剧的时间节点定格在1950年,湖南和平解放和湘西剿匪之后,它选择了昔日红军战士回归故乡的场景,用平实的笔墨,刻画出了老区人民包括红军家属这群人,他们用血与火、爱与愁来浇灌红军离开这十五年的往事。

透过历史的眼睛,眺望那十五年的光阴,显然只是弹指一挥间;站在时光的肩膀,回望那十五年的历程,却是多么的曲折艰难。《云阳壮歌》上写重大事件,下说百姓生活,披露了时代大背景下那群人的生存状态,该剧真正让观众领悟到了,革命精神永在民间。

该剧发生的地点湖南茶陵,是中国第一个县级工农兵政府诞生地,毛泽东、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片土地上艰苦征战,力挽狂澜。

了解茶陵这段革命历史,就可以从中挖掘出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。大型现代湘剧《云阳壮歌》选择了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人的方式,刻画出玉姑这样一个形象:刚刚十送红军,立刻白匪进村;刚刚惜别爱人,立刻逃难离家;刚刚怀上孩子,立刻面临灾祸……谁来保护她?是同样是红军家属的霞姑,是把红军当作自家人的铁保。

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,有千千万万个秋林,春牛冲锋在前,也有千千万万的玉姑、铁保、霞姑守护家园。正因如此,我们的民族才会一次次从胜利走向胜利,伟大的祖国才会一天天用辉煌铸就辉煌。

于观众而言,对历史的重温与缅怀也就是对时风的匡正。在一个娱乐泛化、历史虚无主义时有泛起的当下,一台大型湘剧能够唤起观众对红色基因、红色茶陵的纪念与传承,更重要的是,能够让观众,特别是年青一代的观众珍惜当前生活的美好可贵,这无疑使该剧的整体格局和创作意义上升了一个高度。

所谓壮歌,不外如此。

坚守

人心与人性,常情中绽放温暖

玉姑怎么活下来的?千难万险的十五年,没有太多交代。万水千山只等闲,不用太过矫情。此处,可以套用一句话——“解放啦!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。”

虽然村里的人不理解玉姑为什么又找了男人,虽然背后总有人嚼舌根。但玉姑没解释,救她的铁保也不分辨。他们用自己的坚守,守得云开见月明。

一切事实在剧情快结束的时候水落石出。玉姑、春牛、铁保之间形成一个三角关系,而这个看似三角的恋情却无关太多爱恨离愁,只关乎对于坚守的定义。情义之间,选择不是唯一,但坚守便成为唯一。

这恰恰也是老区人民,在十送红军之后的坚守,是一颗闪闪的红星,在等待着满山开遍映山红的到来;这恰恰是一代红军家属,在惜别丈夫、守望在家乡、含辛茹



现代湘剧《云阳壮歌》剧照

苦的抚育着革命后代,所承受、所承担、所承接的一切。

通常,关于此类革命历史题材的舞台艺术创作,往往仅限于对这种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的歌颂便浅尝辄止。而大型现代湘剧《云阳壮歌》不仅讴歌了茶陵人民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忍辱负重、前赴后继的壮举;而且把艺术表现的视野拓宽到了普通民众广阔的生活背景,触及为战争苦难所波及的那群人,包括红军家属们的情感世界。

战争或许可以暂时毁灭自然之美。但是,爱情之美、人性之美,是无论怎样轰烈烈的战争都无法消亡的。当硝烟散去尘埃落定之后,普通民众对幸福的追求、对美的渴望,依然天长地久。

剧中主要人物形象那份最真实和最真挚的感情深深打动了观众,包括云山下那群普通老百姓的爱恨情仇,使得《云阳壮歌》整部剧情是生活化、人性化、通俗化的,十分贴近观众的审美心理,较之一味政治化、英雄化的革命故事,更容易唤起观众的共鸣。

霞姑苦苦守候的十五年,即使眼睛已经瞎了,却依然为心上人一针一线做着鞋子,在家中盼着秋林回家。这是一种催人泪下的爱情。

铁保守着照顾着霞姑十五年。待春牛一回,便自愿离开,也不让她为难,这是一种甘于奉献的大爱情怀。

而春牛,尊重玉姑的选择,大方祝福着铁保和玉姑,这样一种爱情则更让观众心疼不已。

霞姑、铁保、春牛、玉姑四个人物的最终选择,都可以得到最合理、最合乎人情的解释,更重要的是,无论何种选择,他们其实都选择了为革命奉献一生,为新中国而牺牲一生。这样的选择与牺牲无疑是高尚的,无论具体的选择是什么,都不容置疑。

于是乎,该剧设置安排的一个个选择,就道出了当代戏剧艺术乃至整个文艺创作的一个核心审美理想——平民化和人性化。这不仅是对革命历史题材“高大全”式的英雄化模式的改进,更是对基本艺术创作规律的回归,同时也是对当代审美需求的积极创新。

创新是文艺创作的生命。可以说,该剧是为舞台上关注百姓、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一条值得借鉴的艺术探讨之路。七十年來,国家发展变化,家庭酸甜苦辣,百姓欢乐忧伤,构成了舞台艺术的万千景象。当《云阳壮歌》将目光聚焦于革命老区普通民众的人情事理,讲述温暖平凡的生活故事,在情感上巧妙安排,在人性上大做文章,特别是对人心和人性予以现代性关照,足以彰显出该剧的思想力量和艺术魅力,这些都是令人钦佩的。

但,该剧书写的平民故事,还是引发了一个大多数观众在离开剧场后仍在讨论的问题: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时代,那样具体的社会环境里,玉姑最终选择了铁保,是否合乎情理?

我以为,既然任何一种选择都无可藏否,是否可以做成AB剧的格局,用现场观众的选择,来决定最终的剧情走向?

既然,已经选择了一种其实在观众内心心中难免出现争议的结局,何不做成开放式的结局,引向更深入的思考?

既然,在剧场内不管怎样的选择,都会给一部分观众带来唏嘘,何不将上述两种方式结合在一起,即先用AB剧,顺从大多数观众的选择;再用开放式结尾,采用当下影视剧里常用的彩蛋模式,在剧终之时给出一个想象空间……

或许,这样的方式更能够让观众有绕梁三日的滋味。

《株洲赋》作者
讲述株洲《赋》《记》特色

郭亮 整理

赋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有韵文体,讲求文采、韵律,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。其特点是“铺采摛文,体物写志”,侧重于写景,借景抒情。在河东湘江风光带分袂亭景观处,景观沿江面下台阶的位置,有一块长约10米、宽约4米的抛光雕刻,雕刻上的《株洲赋》以1700余字的篇幅描述了株洲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,即是一篇典型的赋体文章。

9月21日下午,株洲乡邦文化讲座迎来了第七讲,讲述《株洲赋》的作者、株洲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专家何辉宇带来了一场名为《赋》的文学形式与株洲的《赋》《记》特色》的主题讲座,为到场的百余名株洲市民详细讲解“赋”这一文学体裁在株洲的前世今生。

《株洲赋》《记》的内容涵括

株洲爱好赋、记这种文学体裁并尝试创作的人不在少数,何辉宇坦言自己也只是其中之一,在其应邀而作且刻在石头和木板上的三篇《赋》、九篇《记》、三篇《序》、一篇《志》、一篇《墓志铭》中,何辉宇也总结出了一些《赋》《记》体裁创作的规律,大体可从内容和行文风格两方面来表述。

先就内容而言,何辉宇表示,自己写作的这些《赋》《记》类文章,主要体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。

一是家国情怀,如《茶陵进士长廊序》中“效忠家国,乃男儿本色;立言匡世,亦尔辈雄心”、《株洲邮政百年记》中“观邮之图新日臻,实家国之幸也”、《文昌塔记》中“愿吾乡子弟勤勉好学,为华夏中兴建功功于世,上慰神灵,下齐家国也”、《槐庭赋》中赞美秋瑾的“义心侠胆忧家国,雌作英雄孰敢疑!”和“叹神明失君,国耻谁唤醒?”以及长沙《晓园赋》中“世之为政者,皆以民安为其安,以民乐为其乐,则普天同乐,社稷永安”等,都是家国情怀的表现。在何辉宇看来,自己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,提笔写东西的时候,只要题材与国家有关,便很容易融入这种情怀。

二是要有劝导社会之功。何辉宇以袁枚的“言必有补于世,不为无用之赘言;论必合符道,不为无定之荒论”为例,表示写任何东西,无论如何都要有一两句对世人和对社会有益的话,在所写的这些《赋》《记》中,多少也有一些劝导世人的语言。如《文昌塔记》中的“观娘娘懿德高风,求功功于社稷,求名名在民间,虽红粉而具眉须铮骨,令人肃然也。”《医魂赋》中的“医,世之至善者也。亘古以往,民之繁衍生息,须臾不可缺者,医也。其求之者众,敬之者切,赖之者恒,孰可比拟?”再有《福湘楼记》中,针对古人的“富贵、康宁、长寿、好德和善终”五福,何辉宇将之演绎成另外的“五福”,“与朋友交,清茶淡酒,即为口福;平心察物,眺观世态,亦是眼福;胸襟豁达,笑口常开,可谓心福;诚信可佳,亲和友爱,此乃情福;身无痼疾,动静自如,诚属体福。由此观之,知足常乐,福无不在也!”还有《紫薇园记》里的“然则悲乐之间,设使乐当乐人之乐,不以己乐而伤人之乐,悲与悲人之悲,不以己悲而伤人之悲,则世间乐者亦众,而悲者亦鲜矣。”这些内容都含有劝世的意味。

三是勉励学子。何辉宇认为,既为读书人,总是希望下一代能多读些书,将来能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才,因此,不免在自己的《赋》《记》留下一些勉励学子的痕迹。如《茶陵进士长廊序》中的“观古贤达成才立命之迹,惟其勤学笃行,矢志于天下也”。市委党校的《文轩阁记》中在写到“金陵商女,焉知隋兵在后;魏晋清流,岂料国祚伤基”之后,继而告诫学员“虚为毁业之祸,奢乃败亡之根”,接着再勉励他们“登斯阁也,应有九州之志,学富五车,奸佞贪庸,相形见绌。”而《泃江书院重修记》中也有“勤为立身之本,学乃显达之源”的说法,并最后发出“今



何辉宇

泃江书院重建于斯,愿其劝学励士、明德新民之功永存”的呼吁,这些都是勉励学子的具体表现。

《株洲赋》《记》的行文风格

内容之外,《赋》《记》的行文风格也独具特色,何辉宇以自己所创作的《赋》《记》为例,归纳总结了《赋》《记》类体裁文章的三种行文风格。

一个是大气。何辉宇认为,《赋》《记》写作者应当站在事物之外的特定位置去客观,这样才能看清它的全貌,把握它的实质,并有底气对它做出判断,文风之大气也因之而来。

“国家兴衰,官耶?民耶?天耶?”“阁与天齐,谁与永寿?”“昔诸葛村夫,闲居隆中,犹怀汉室江山,尔辈学子,身处冲要,更需奋发图强,同扶社稷中兴!”(《出文轩阁记》)

“织女幽思今犹在,但恨银河挂九重!”(《出建宁大桥记》)

“帝制千年今作古,焚香九柱慰英灵!”(《出槐庭赋》)

“感衷乃万物之常理,岂独科举耶?”“凡成大器者,当志厚高远,励精于学也”(《出茶陵进士长廊序》)

这些大气磅礴的词句都来源于《赋》《记》写作者广阔的视野和对所描述事物的底气。

大气之外,还须利落。何辉宇所创作的《赋》《记》类文章,除《株洲赋》和《株洲邮政百年记》在一千字以上外,一般都在三五百字之间,这就要求行文必须简单利落,像《医魂赋》,不过短短400余字,却要吧中西医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特征都囊括进去,没有利落的文字显然是做不到的。

再就是风趣。《赋》《记》是比较严谨的文学体裁,有些时候也不妨在文字中掺入一些生活的幽默感,所谓戏而不淫的感觉,比如《紫薇园记》中的“惟青藤廊下,朱颜二小,身心投入,演西厢旧戏而忘台前观众者,两情相悦也”就有这个意思在里头。

再比如《株洲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展览馆总序》,在写作的过程中掺入了一些游戏性的文字。全篇四段文字,第一段写发展史,第四段写对未来的展望,中间两段文字分别写“师”“生”之间的关联。这两段文字每段80个字,是一幅对仗的对联。如果每段删去20个字,可用于60年院庆的主对联;删去10个字,可用于70年院庆,不删则可用于80年院庆。

延伸阅读:

何辉宇,1955年生,株洲人。曾任株洲市委党校副校长、市委宣传副部长、市委讲师团主任、教授、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委员、株洲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专家。撰写各类调研报告、评论、学术论文、干部教育题材等81篇(章)。从事理论教学和研究之余,对诗词歌赋楹联亦有兴趣,除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《株洲赋》外,其雕刻赋作有《文轩阁记》《文化园记》《紫薇园记》《徐家桥志》《茶陵进士长廊序》《建宁大桥记》《株洲邮政百年记》《文昌塔记》等



讲座现场